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天中記卷六十

詳校官中書_臣李彤

主事_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王天祿

謄錄監生_臣范沅

錄定四庫全書

天中記卷六十

麟

明 陳耀文 撰

毛蟲之長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為之長

家語

毛類之俊鳳為羽族之美麟為毛類之俊龜龍為介蟲

之長梗枏為衆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子任

五枏之獸麒麟者五枏之獸陰之精也

子鵬冠

禽獸之瑞麟有五采腹黃高丈二金獸之瑞

京房

五行之精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於火游

於土故脩其母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則麒麟臻

禮記月令

四靈之首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狘

禮記

景星散彩星散為麟

保乾圖

機星得機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通斗樞

仁獸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牝曰麟不刳胎剖卵則至

麋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

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蟲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

洿池不入坑窞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

逝聖牝鳴曰歸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宋符瑞志

駘駘

狼題肉角

博雅

擇土而後踐位平然後處不羣居不旅行

紛兮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說苑

嘉祥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

瑞應圖

一角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

出於郊

春秋感精符

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至

瑞應圖

麟有角

示有武有肉示不用

正義

好生古之王者其政好生惡殺麒麟在郊野

孫卿子

恩至

蟲羽則麒麟至張網焚林則麒麟去

春秋繁露

在囿黃帝時麒麟在囿

中候

黃帝之世以麟為畜

三五世紀

游田堯時麒麟在郊

唐虞傳

虞之世麟鳳遊於田

孔叢子

步庭禹時鳳凰棲於木麒麟步於庭

吳越春秋

游苑成王時麒麟遊苑

宋志

木精蒼之滅也麟不榮也麟木精也宋均曰麟木精生

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鱗色青黃不榮謂見

綫也

孔演圖

走宗麟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麟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腐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必其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將致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兆今宗

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孔叢子

貢問曰夫

子何泣爾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是以傷焉

家語

何敞云鸛鵒來巢昭公有乾侯之危西狩獲麟

孔子有兩楹之殯

後本傳

五蹄終軍從武帝幸雍祀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又得奇木其枝旁出輒復合於木上上異此二物博謀

羣臣軍上對曰野獸并角明同本也衆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解編髮削左衽習冠帶要衣裳而蒙至化者焉對奏上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奴諸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

本傳

元狩元年

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曰朝隴首覽西垠雷電燎

獲白麟爰五趾顯黃德

禮樂志

九真奇獸宣帝時神爵元年詔曰迺元康四年九真獻奇獸晉灼曰漢註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西都賦九

真之麟

如麟昔人未見麟問嘗見者曰麟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見者曰麟麋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

牟子理惑論

壽抱朴子曰麟壽三千歲廣雅曰壽一千歲靈獸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論衡曰太平之瑞也

獸聖夫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

臯陶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各不同而欲以羣戴角

則謂之麒麟相與鳳凰象合者謂鳳凰如何

論衡
講瑞

避害儒者說鳳凰麒麟仁聖禽也思慮深避害遠中國
有道則來無道則隱夫孔子見麟而自泣者據其見得
而死也使麟有知為聖王來時無聖王何為來哉思慮
深避害遠何故為魯所獲殺乎

上指
瑞

不為瑞嗟乎鉏商一獲而周室衰孝武一獲而漢祚微
章帝何人而元和二三年間郡國上麟者五十一安帝

延光亦且三見孝獻延康之元一年之間至十獻於郡國石季龍開華林郡國上送蒼麟二八爰俾張司虞調之以駕芝蓋晉宋以降無代無有而孟蜀之邦乃至多於大莧不知果何物耶

路史

禽不祥神龍見喪風雲之象也鳳凰來失尊戴之象也麒麟出亡國土之象也觀我之義禽必不義也以彼為祥禽必不祥也

譚子化書

五靈援神契曰德至鳥獸則麒麟臻是非有明王則五

靈不至也

穀梁疏

哀十四年左傳服虔注云視明禮修而

麟至思睿信立白虎擾言從義成則神龜在沼聽聰知

正而名山出龍貌恭體仁則鳳凰來儀

詩麟趾序

騶虞

義獸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王者有至信之

德則應之

瑞應圖

珍獸林氏國有珍獸大似虎白質黑章尾長於身名曰

騶虞

仁獸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虎者仁獸也虎而白

色縞身如雪無雜色嘯則風生

徵祥記

義獸白虎者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禽獸澤洞幽

冥則見

瑞應圖

騶虞贖罪文王拘羑里散宜生取怪獸尾倍於身獻紂

以贖其身名曰騶虞

尚書大傳

紂囚文王閔天之徒詣林氏

國求得騶虞獻之紂大悅乃釋之

殷殷司馬相如封禪書云圉騶虞之珍羣頌曰殷殷

漢作

股之獸樂我君圉白質黑章其儀可喜眈眈穆穆君子之態

史作能

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南郡獲宣帝詔曰迺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威鳳為寶

朕之不明震於珍物

漢紀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心周公受鉅鬯而鬼方臣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今南郡獲白虎亦偃武興文之應也

四子講
德論

虎導宋元嘉二十五年白虎見蜀郡二赤虎導前二十

六年白虎見南琅邪半陽山二虎隨從

符瑞志

鹿隨王蜀永平三年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

五代

史

角端

解四夷語角端日行萬八千里又曉四夷之語聖王在

位明通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

宋符瑞志

旄星之精元太祖提兵回回國與速不斛追至印度國
鐵門關侍衛見一獸高數百丈鹿形馬尾綠毛而角能

為人言謂之曰此非帝世界汝主宜早還左右皆震懾
元主怪之以問耶律楚材對曰此獸名角端乃旄星之
精也日行萬八千里能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
征西已四年蓋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且此獸靈
異如鬼神不可犯也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
日班師

元史輟耕錄
癸辛雜志

獬廌

性忠東北荒中有獸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見人鬪

則觸不直聞人論則咋不正名曰獬豸一名任法獸故
立獄皆東北依所在也

神異經

張華曰今御史法冠曰獬

豸

神遺獬廌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古者神人
以廌遺黃帝帝曰何物何處曰食薦春夏處水澤秋冬
處松柏

說文

御覽引秋冬處竹箭松筠

毛為帳堯時有獬廌緝其尾為帝帳

田求子

一角羊觥觥者一角之羊也性知有罪臯陶治獄其罪

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無罪則不觸斯蓋天生一角
聖獸助獄為驗故畢陶敬羊起坐事之

論衡

不學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本賣餅人以羅告人授五
品官高元禮呼為侯大曰上不次用人若言侯大不識
字即奏云獬廌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陛下用人安事
識字無何后問思止以對后大悅

舊唐

產神羊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

白毛上捧識者以為獬廌

雜俎
舊唐

神羊獬廌神羊也

與服志

獅

日走五百里虺獅子也

說文

狡狴如魃猫食虎豹

爾雅狡狴

日走五百里郭璞曰獅子也

穆天子傳

毛羣之長獅子形似虎正黃有髯舐尾端茸毛大如斗
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彌耳跪足目光如電聲吼如雷能
食虎豹外國之產毛羣之長也

東觀漢記

似麟無角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人獻獅子形似麟

而惟無角

後漢

雞犬無鳴吠後魏武帝伐冒頓經白狼逢獅子使人格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哮吼奮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軍輒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獅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遂殺之得師子一還來至洛陽三千里雞犬皆伏無鳴

吠

博物志

擊象梁伯玉說沙門釋僧吉云嘗從天竺欲向大嶺其

間忽聞數十里外哮哮檻檻驚天怖地頃之但見百獸率走伏地欲絕而四巨象虺馬而至以鼻卷泥自厚塗數尺數數噴鼻隅立俄有獅子三頭見於山下直搏四

象崩血若濫泉巨樹草偃

宋炳擊象圖序

禦象宋宗慤字元幹隨檀和之伐林邑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制其形列陣以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

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宋書

伏熊元魏波斯國獻獅子永安末始達京師莊帝謂侍
中李彥曰朕聞虎見獅子必伏可覓試之於是詔近山
郡縣捕虎以進鞏縣山陽并進二虎一豹見獅子悉瞑
目不敢仰視園中素有一盲熊性甚馴善帝令取試之
虞人牽盲熊至聞獅子氣驚怖跳跟曳鎖而起帝大笑
如藍記舊說獅子虎見之而伏豹見之而瞑羆見之而躍

黃白獅梁武帝時波斯獻生獅子帝問曰獅子有何色

劉顯曰黃獅子超不及白獅子超

南史

畫獅顧光寶能畫建康陸溉患瘡經年光寶詣之遂命筆以墨圖一獅子謂溉曰此出手便靈異可於戶外榜之虔誠祈禱溉如其言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於戶外皆有點焉溉病遂愈時人異之

歷朝家
怪錄

蒲延昌者孟

蜀廣政中進畫授翰林待詔時福感寺禮塔院僧模寫宋展於虔獅子於壁延昌一見曰但得其樣未得其筆耳遂畫獅子一圖獻于蜀王昭遠公有嬖妾患疔是日

懸於臥內其疾頓減王乃召而問其神異延昌云宋展
氏子虔於金陵延祚寺佛殿之內畫此二獅子患人因
坐壁下或有愈者梁昭明太子偶患風恙御醫無減吳
興太守張僧繇模此二獅子密懸寢堂之內應夕而愈
故題曰辟邪有此神驗久矣

益州名
畫錄

獸王蒲州沙門寶澄初于蒲坂普濟寺創營大像百丈
未成而卒道積修建十年雕裝始就初積受請之夕夜
夢崖傍見二獅子於大象側連吐明珠相續不絕既寤

惟曰獸王自在則見法流無滯寶珠自湧又喻財施不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去即命工匠圖夢所見於彌勒大

像前

冥報記

停獻中宗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姚璿上疏諫曰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極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鷹犬不畜漁獵總停運不殺以闡大慈垂好生以敷至德凡在翺飛蠢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菲薄於身而厚資給於獸求之

至理必不然乎疏奏遽停來使

舊唐

獅子王客有問於浮休子曰來俊臣之徒何如對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攫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送二鹿以自贖獅子王喜周年之後無可送者王曰汝殺衆生亦已多今次到汝汝其圖之豺默無對遂辭殺之俊臣之輩何異豺也未幾俊臣之徒皆遇禍

浮休子

近井哮吼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樹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雨大至有龍出井而

去國史補

尾辟蠅蚋集賢校理張希復言舊有獅子尾拂夏月蠅

蚋不敢集其上

西陽雜俎

吹毛元朝大會羣臣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之屬一一置列訖然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畜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雞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子則以掌擎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此其所以異於諸

獸也

輟耕錄

溺虎元時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宮中以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其使牽入虎牢皆俯首帖耳不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乃知為真獅

子

癸辛雜志

畏鉤戟獅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噬而百人仆

惟畏鉤戟

東晉書
蒙記

筋能絕絃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西域

有黑獅子棒獅子舊說蘇合香獅子糞也

酉陽雜俎

西海聚窟洲在西海中艮方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崙二十六萬里有獅子辟邪巨齒天鹿長牙銅頭鐵額

之獸

十洲記

吼譬如大獅子吼小獅子聞悉皆勇健一切禽獸遠避竄伏

新華嚴

僧伽彼或似多此云獅子僧伽梁云小師子

翻譯名義

象

搖光星散搖光之星散而為象

運斗
樞

希見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

也故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韓子
解老

豫象之大者曰豫賈侍中云不害於物

白象神靈滋液百寶為用則白象至

援神
契

王者自養有

道則白象至負不死藥來

瑞應
圖

梁山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爾雅

象耕舜葬蒼梧下有羣象常為之耕禹葬會稽祠下有

羣象耕田

帝王世紀

至味伊尹說湯以至味曰肉之美者腥腥之膾旄象之

約

呂本味

駕白象仙人王子喬駕白象游於高安之荷山其象化

為石山中有池多紅蓮

豫章記

焚身晉范宣子為政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宣子曰長
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象有齒以焚其身

賄也

襄二
十四

燧尾吳伐楚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奔吳師杜

預曰燒燧火繫象尾吳師驚却之

左定四

久識舊說象性久識見其子皮必泣一枚重千斤

酉陽雜俎

莊周婦死而歌曰通性命者以卑及尊死生不悼周不

可論也夫象見子皮無遠近必泣周何忍哉

莊子萬機論

牙為火籠漢制天子以象牙為火籠

西京雜記

獻馴象武帝時南海獻馴象成帝咸康六年林邑王獻

象一能拜跪

漢書

象莊河南府有象莊舊傳漢時西域僧以象馱經至洛

陽化為石今石象猶存

山川紀異

舟稱孫權遣使詣闕獻馴象二頭魏太祖欲知其斤重
咸莫能出其理時鄧王沖尚幼乃曰置象大船刻其所
至稱物以載之可知也太祖大悅即施行焉

江表傳

作樂舞象賀齊還新都孫權出祖道作樂舞象權謂齊
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狔獸率舞非君而誰

吳書

手頓象鼻魏文帝時南越獻白象子在帝前任成王曹

彰手頓其鼻象伏不動

拾遺記

傷人伏罪晉時南越致馴象於臯澤中養之為作車黃
門鼓吹數十人令越人騎之每正朝大會皆入充庭帝
行則以象車導引以試橋梁後象以鼻擊害人有司祝
之而殺象象垂鼻泣血流地不敢動自後朝議以象無
益於事悉送還越

晉諸公贊

夢會稽張茂嘗夢大象以問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

能善終夫象者大獸取其音獸者守也象以齒焚其身
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鼎執
正不移敦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

異苑

大客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鼻卷之遙入
深山見一象脚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入
一紆紕地以鼻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本境苗稼
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恒為
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躑躅如有馴解於是

一家業絕無其患

上

自格宋沈攸之為荊州刺史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

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

南史

壞牆元魏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獻白象背施五彩屏

風七寶坐牀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於乘黃曹象嘗

壞屋敗牆走出於外逢樹即拔遇牆即倒百姓驚怖奔

走交馳太后令徙於永橋南道象坊

伽藍記

束刃於鼻周軍通江陵梁人出戰梁以二象被之以甲

東刃於鼻令崑崙奴馭之周軍使衆射之象反走

三國
輿略

掘坑陷象隋文帝遣大將軍劉方等擊林邑其王梵志
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
兵挑之方與戰偽北梵志逐之其象陷軍遂亂方大破
之志棄城走方入其郡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金為之
蓋其國十有八世

北
史

四牙五足高宗時周澄國遣使上表云訶伽國有白象
首垂四牙身運五足象之所在其土必豐既有威靈又

弭災患力兼十象強制百獸以水洗牙飲之愈疾請發
兵迎取以獻之上謂侍臣曰夫作法於儉其弊猶奢誰
能制之故聖人越席以昭儉茅茨以誠奢書云珍禽奇
獸不育於國知無益之源不可不遏朕安用其象令其
遠獻乃勞其使而遣之

唐書

舜象明皇每賜酺御樓引大象犀牛或拜或舞動中音
律及西幸蜀祿山驅掠舞象舞馬盡入洛陽一日大設
聲樂出幽燕戎王番胡酋長多未之見因出象給之曰

此自南海奔至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舞左右教之

象皆瞪目憤怒略無拜舞者祿山慙怒盡坑殺之

明皇雜錄

放馴自永徽以來文單國累獻馴象凡三十有二皆養於禁中頗有善舞者以脩元會充庭之飾及德宗即位曰王者不尚異物不貴難得之貨今官用費而物性不得非宜也悉放於荆山之陽

舊書

宏詞獨孤綬所司試馴

象賦及其本上上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受乎來人

物或違性斯用感於至仁上以綬為知去就故特書第

三先是代宗朝越人獻象三十有二上悉放之於山之南而綬不辱其受獻不傷其放棄故賞其知去就焉杜陽

編又云返諸林邑之野歸爾梁山之隅時在寢兵豈嬰乎燧尾上惟賤賄寧惜乎焚軀

象膽宋淳化中上苑一象斃太宗命取膽不獲徐鉉曰當在前左足果得之間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春故知之類苑

龍象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荆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在前右如無定體也
鼻端有爪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是其本肉陶貞白
言夏月合藥宜置牙於藥傍南人言象尤惡犬聲獵者
裹糧登高樹構熊巢伺之有羣象過則為犬聲悉舉鼻
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潛刺殺之耳
穴薄如鼓皮一刺而斃胃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
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紅牙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

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膽
不附肝隨月轉在腿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拂
林大食國即多白象劉恂有親表曾奉使雲南彼中豪
族各家養象負重致遠如中夏之畜牛馬者蠻王宴漢
使於百花樓帳前入舞象曲動樂作優倡齊入象以金
羈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蹋動頭搖尾皆合節奏
知人曲直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鬪訟者行立而齟
之有理者即過負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

嶺表
錄異

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朝野
僉載

供牡環王國野象成羣一牡管牝三十餘牝者牙纔二尺迭供牡者水草臥則環守牝象死共挖地理之號吼移時方散又國人養馴者可令代樵

酉陽

哀雌昔人南貢四象各有雄雌其一雌死於九貢至南海百有餘日其雄泥土著身獨不飲酒食肉長史問其所以輒流涕焉

博物志

象被傷則羣黨相扶將去則向南

跪拜鳴三匝以木覆之

寰宇記

象死首南向林邑人殺象象怒布陣以鬪人人登樹取
衣掛樹枝緣它樹而走象見衣以為人存以鼻汲水灌
樹且枝倒不見人怒踏碎其衣而去象病首必向南而
死肉麓連皮煮易熟牙笋足掌肉稍佳

安南志

跪象自咎驃國王宮有巨白象高百尺訟者焚香跪象
前自思是非而退有災疫王亦對象跪自咎

唐書

其王近

適則舁以金繩牀遠適則乘象

唐書

踐罪南蠻環王衛兵五千戰乘象率象千馬四百分前

後不設刑有罪者使象踐之

舊唐

藏牙象牙長一丈餘脫其牙則深藏之削木代之可得

不爾窮其主得乃已

南越志

俗傳象牙歲脫猶愛惜之掘

地而藏之人欲取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

異物志

乳象三歲一乳

說文

古訓言象孕子五歲始生

酉陽

性妒禱過之山多象注性妒不畜淫子

山經

牙生理什氏書言象牙生理必因雷聲

酉陽

山性發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性發往往奔逸傷人牧

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

孔平仲
談苑

模象僧順法師三破論云或有三盲模象得象耳者爭
云象如簸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舂杵雖獲象一方終
不得全象之實說泥洹是死真模象之一盲矣

弘明
集

青象凡象白者西天有之又供御陀國有青象皆中夏
所無也

北戶
錄

象鞋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為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
蔬穀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

壁入飲之人皆於其來處架高木若望火樓然常有人知象獨畏煙火先用長竿接茅把於其杪望見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羣行者猶庶幾其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土人懸巨木設機壓之能殺惟象鞋者用厚木當中鑿深窟方容其足中植大錐其末上向窟之外周回浚鑿之如今之唾盂而加峻密密埋於其往來之所以草履之倘投足木上必滑

下竅中其既著錐洞貫其足不能自拔即仆負其痛不能食展轉謂之著鞋然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近數日後稍困則衆鎗攢殺之而分其肉留其皮起濕切作條緝乾連枷等用自潮陽來必經由夔江嶺此處最多先使人行前探之或遇其大羣有候數日不去不敢行者監司巡歷則其保甲鳴鑼鼓趕逐之頑然若無聞也必俟其自散去乃敢過

宋革視聽抄

明罪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

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帖耳就殺凡得象油四十八甕

癸辛
雜誌

獻佛牙有一僧行遇羣象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
林中有一病象足瘡而臥引沙門手至所苦處乃竹刺
沙門為拔去之裂裳與裹俄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病
象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

西域記

伽那梁禪法師云象一名伽那

北戶錄

或那先

翻譯

讚象之為獸形體特詭身倍數牛目不踰豕鼻為口役

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素牙玉潔載籍所美服
重致遠形如丘徙

南州異
物志

犀

食棘禱過之山多犀兕注云犀形似水牛猪頭犀脚脚
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
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噉棘口中常洒血
沫山經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
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

劉欣明
交州記

山犀二角以額上者

勝

本草

犀體兼五種肉舌有棘常食草木棘刺不食棘葉

也

異物志

駭雞太公使南宮适至義渠得駭雞犀以獻紂

韓詩

楚王

獻駭雞犀為上瑞

國策

文犀武帝時吠勒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犀角表有光
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簾如錦綺

之文

洞冥記

黃支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

南去京師三萬里

平紀

白犀章帝元和元年曰南獻白雉白犀

東觀漢記

除凶西南夷土有異犀三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數千步

或時解脫則藏於深密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

異以為簪能消除凶逆

梁祚魏國統

犀羣東海將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踣一屍已臭爛烏

來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

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著通天犀導價數萬

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
晉武陵王王亮以視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
褚太宰處褚以餉齊故丞相豫章王王死後內人江夫
人遂斷以為釵每夜輒見一兒繞牀頭啼叫云何為見
屠割必當相報終不獨受枉酷江夫人惡之月餘遂亮
續齊兼名苑云宋岑獲通犀賣與廬陵王義真又元康
諧記末婦以犀角為斧錢戈戟戴之用也

北戶注

辟寒犀開元元年冬至交趾國進犀角一株色如金使

者請以金盤置放殿中溫然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

對曰此辟寒犀也

開元
遺事

水犀匣貴妃紅漆屏風以玳瑁水犀為匣

外傳

馴犀唐德宗貞元十二年南海獻馴犀詔納苑中至十

二年冬大寒馴犀死

英華

夜明犀敬宗寶曆元年南昌國進夜明犀其狀類通天
夜則光明可照百步覆繒千重終不能掩其輝煥上令

解為腰帶每遊獵夜則不施蠟炬有如晝日

杜陽
編

辟暑犀文宗延學士於內庭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上命取水玉腰帶及辟暑犀以賜之

響犀文宗時宮人沈那翹吳元濟之妓女進白玉方響光明皎潔可照十數步玉犀槌即響犀也凡物有聲乃響應其中焉

雙龍犀大中初女蠻貢雙龍犀有二龍鱗鬣爪牙悉備牀若擎攬

放還仁宗時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

赴闕庭既至牽入內殿閱之仍於月華門外宣示百寮

上慮傷物性命中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東觀
奏記

蠲忿犀懿宗同昌公主出降帶蠲忿犀其犀圓如彈丸

入土不朽爛帶之令人蠲忿怒

杜
陽

臥魚楊叔女適裴坦長子嫁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
一日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觀果楪乃臥魚犀遽令撤之

北夢
瑣言

雲龍形占城國用顯德中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菩

陸石

雲鶴水犀錢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波亭命許彥方係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辟塵李司封宗易嘗言石駙馬保吉知陳州其州解一皆新之每毀舊屋則坐於下風塵自分去人皆驚怪之蓋其所服辟塵犀也

本

辟塵犀為婦簪梳塵不著髮

表

誌異

試毒通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往

啄未至輒驚却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得其角一尺以上
刻為魚而銜以入水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
以其角為乂導者得煮毒藥為湯以此乂導攪之皆生
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沫起也通天犀所以能殺毒者為
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棘歲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
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抱朴子通犀置大霧重
露下終不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中毒箭刺
於瘡中立愈蓋犀食百毒棘刺故也

北戶錄注

海中出離水

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南越志

惡影犀之通天者必惡影常飲濁水當其溺時人越不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是其病然其理有倒插正插腰鼓插倒者一半已下通正者一半已上通腰鼓者中斷不通故波斯謂牙為白暗犀為黑暗醫人吳士阜常職於南海郡見舶主說本國取犀先於山路多植木如狙弒云犀前脚直常倚木而息木木爛折則不能起犀牛一名奴角有鵠處必有犀也犀三角

一孔劉孝標言犀墮角埋之以假角易之

酉陽

王燦遊海

賦云羣犀代角巨象解齒

棘開林邑國記曰犀行過叢林不通便開口露齒前向直指棘林自開

火炬犀有特神者角有光耀白日視之如角夜暗之中理皆粹然光由中出望如火炬欲知此角神異置之草

野飛鳥走獸過皆驚

萬震南州異物志

雞昧白犀角之好者稱雞昧白

廣志

卷六十一
墮羅犀墮和國多美犀世謂墮和羅犀

唐書

犀中最大者

墮和犀一株有重七八斤者云是枯犀額角其花多作
撒豆斑色深者堪帶胯斑散而色淺者即拍為盤樸器

皿之類

嶺表
錄異

雲龍周顯德五年占城王釋利因德漫遣其臣蒲訶散

貢方物有雲龍形通犀帶菩薩石

宋史

兕

為鎧兕如野牛青皮堅厚可以為鎧

說文

嶠冢之山獸多

犀兕禱過之山其下多犀兕注兕似水牛青色一角重

三十斤

山經

兕有一角長三尺餘形似馬鞭柄

交州記

雌陳藏器云兕是犀之雌者而形不同

本草

蒼兕武王東伐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

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尔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齊世

家

太師尚父為周司馬將師伐紂至孟津之上杖鉞把

旄號其衆曰蒼兕蒼兕夫蒼兕水中之獸也善覆人船

因神以化令汝急渡不急渡蒼兕害汝河中有此異物

時出浮揚一身九頭人惡畏之未必能覆舟也

論衡

邢子

才文蒼雄奉職靈龜自梁

索隱云本兕或作蒼雄

殪兕徒林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拘將殺之叔向聞之夕君告之叔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於徒林殪以為太甲以封於晉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乃趣赦之

晉語

射隨兕荆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中之申公子培劫

王而奪之王以為不敬命立誅之左右諫乃止未三月
子培死荆興師戰於兩棠大勝晉師而賞有功者申公
子培之弟進請賞於軍旅曰臣兄與有功於車下也王
曰何謂也對曰臣之兄嘗讀故記曰殺隨犀者不出三
月是以臣之兄驚懼而爭之故欲王持千歲之壽也伏
罪而死王令人發視秘府而視之於故記果有乃厚賞
之

呂覽說苑
作射科雉

狂兕楚王遊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

若雲霓兕虎嘯之聲若雷霆有狂兕牂車依輪而至王引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嘆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

趙策

招魂云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

有域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也

壯獸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充武

備角助文德

山經
圖贊

熊

熊蟄熊能攀援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

而蟄始春而出

詩義

子路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傷殘則合穴自死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土呼熊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述異記

五百歲玉策記稱熊壽五百歲五百歲則能化為狐狸

抱朴

子

熊膽熊膽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西陽

赤熊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赤熊見赤熊見則奸宄自

遠

援神契

黃熊周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黃熊獻紂免西伯之

難

六韜

成王時東胡獻黃熊

周書王會

青熊成王時不屠國進青熊

周書

黃熊入寢鄭子產聘於晉晉侯有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寡君寢疾於今三月矣竝走羣望有加而無瘳今夢

黃熊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為大政其何厲之有昔堯殛鯀繇於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於羽淵實為夏郊三代祀之晉為盟主其或者未之祀也乎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昭七

赤熊窺屏晉平公夢見赤熊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遊既敗於顓頊自沒深淮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為天下祟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堂下則邦人駭見門近臣

憂見庭則無傷窺君之屏病而無傷祭顙項共工則瘳

公如其言而疾間

瑣語

射熊晉平公夢見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又射之中

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滅

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忽不見

史記

熊皮蔽泥漢武時貳師得天馬帝以玫瑰石為鞍鏤以金銀鋪石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後稍以熊羆毛有綠

光皆可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雙詔使獻二十

枚

西京雜記

入宮兆亡昭帝時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節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象也賀

不改寤後卒失國

漢五行志

綵熊席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玉牀白象牙簾綵熊席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

膝其中雜熏爐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西京雜記

當熊元帝馮昭儀上幸虎圈鬪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檻欲上殿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夫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座故身當之耳帝嗟嘆以此陪敬重之

漢書

米飴無益咸和七年左右啟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畜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

人

建武故事

白熊元嘉二十年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到元度以獻

宋書

烏熊南蠻東謝蠻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冠烏熊皮

天鐵熊高宗時加

一日

毗葉國獻天鐵熊擒白象師子

置櫃中寧王嘗獵於鄆縣界草中得一櫃發之乃一少

女也自言姓莫氏莊居昨夜遇賊却某至此賊中二人

是僧王命載以后乘時方獲一生熊置櫃中如舊鎖之

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

所由上令充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鄠縣食店有僧賃店作法事惟舁一櫃入店中夜久膈膊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啓門撒戶視之有熊銜人走出二僧已死體骨悉露上覽之大笑書報寧王曰寧哥大能處置此僧

酉陽

能火紹興己酉永嘉火災前日有熊自南溪至江渡於城下初不懼人命獵士射之忤謂趙允蹈曰熊於字為能火宜慎火燭趙笑以為不然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

獨州治存焉

陶朱新錄

熊白埤雅云熊當心白脂如玉俗呼熊白好舉木引氣謂之熊經莊子熊經烏伸是也

熊館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跲伏之所必在石崑枯木中山民謂之熊館唯虎出百里外則迷所出道路

墨客

揮犀

不食鹽熊食少許鹽即宛轉而死胡孫亦然

項碎錄

熊掌熊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烹之難熟晉靈公殺宰夫之胹熊蹯不熟者而楚成見圉請食熊蹯而

死以其難熟冀於外救也

爾雅

不熟桀王天下酒濁而殺厨人紂王天下熊蹯不熟而

殺厨人

墨子

羆

拔樹羆如熊黃白文

爾雅

注曰羆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髮

高脚猛慙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緞羆陸璣曰有黃

羆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麓理不如熊美

嶠冢嶠冢之山多熊羆

山經

非羅文王將田史編卜曰田於渭陽非龍非影非虎非

羅兆得公侯天遣汝師及田渭陽見太公立為師

六韜

夢羅符健字建業初母姜氏夢大羅而孕及長男果便

弓馬

記載

當道王羅字熊羅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如從河東宵

濟襲羅羅不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羅尚臥未起聞

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棒大呼而出

謂曰老羅當道臥貉子那得過敵見驚退

北史

力猛獵者云熊是其雄羆則熊之雌者羆力尤猛

爾雅異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甚

害人

柳宗元
羆說

虎

樞星樞星散而為虎

運斗樞

樞精嘯谷韻清籟於驚蘋震

德升乾鍤玄枝而布族

駱賓王集

山獸之君虎山獸之君也

說文

百獸之長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

得病燒皮飲之繫其衣服亦辟惡此甚驗

風俗通

李耳風俗通曰呼虎為李耳俗說虎本南郡中廬李氏所化為呼李耳即喜呼班便怒又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或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遇耳即止以觸諱故也

般文三九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

故虎首尾長十尺般般文者陰陽雜也

考異部

虞吏山中寅日稱虞吏者虎也

抱朴子

諸禽之雄變獲之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奸所致也其
意以為功曹衆吏之率虎以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奸來
漁於吏政虎食人以象其意

論衡

託幽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
而載之人主天下之有勢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政虎
豹去其幽而近於人則人得之而易其威人君去其門
而迫于民則民易之而傲其勢政曰虎豹託幽而威可

載也

管子

壽千歲虎及鹿兔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白抱朴子

前驅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驅虎為

前驅鵬鵠鷹鳶為旗幟此亦力使禽獸者也列黃帝

駭人傑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管子

白虎湯池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戲朝其終白虎在野

演乳圖

虎牢西游有虎在於段中七萃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
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柙而畜之東是為

虎牢

穆天子傳

叱虎周王欲殺王子宜咎立伯服釋虎將執之宜咎叱

之虎彌耳而服

語

臯比宋師次於郎學偃自雩門竊出蒙臯比而先犯之

莊臯比虎皮樂記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櫜

櫜輜也而其字或作建臯故服虔引以解此

注疏

虎乳初若教娶於邾生聞伯比若教卒從其母畜於邾
渚於邾子之女生子文焉邾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

邾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謂虎於菟

漢書作釋

故名穀於菟

宣四

苛政猛於虎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

對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

虎也

家語

拔尾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

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
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
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
恚孔子曰夫子知水所有虎使我取水是欲死我乃懷
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子曰上士殺人
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唇又
問下士殺人如何子曰下士殺人懷石盤子路出而
棄之於是心服

倒波傳見般
小說及金樓子

卑勢吳王將赦越王伍子胥諫曰夫虎之卑勢將以有
擊也狸之卑身將以所取也越王既歸大夫扶同謂越
王曰猛獸將擊必弮毛帖伏驚鳥將搏必卑飛戢翼
越吳

搏虎中黃伯曰余左執太行之獮而右搏雕虎惟心之
未與吾心誠吾感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與象闢以
自試今二王子以為義矣將惡乎試之夫人貧窮太行
之獮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日過之亦足以自試矣

子尸

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蓋力優而克不能及也

淮
稱

雖虎嘯而清風起

廣
絕
文
論

戾蟲陳軫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虎者戾蟲

人者甘餌今兩虎爭人而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

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頓之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史
秦
策
春
秋
後

語

寢石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

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

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隨中

心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

韓詩或

曰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矢飲羽

論衡

養由基射

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

者誠乎馬也

呂精過

謂石為虎射之洞開精之至也積歲

解牛恢然游刃習之久也

莊齊文苑序

養虎梁鸞言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血氣者之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列黃帝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

射白虎秦昭襄王時白虎為害乃募能殺者時夷人胸臆廖仲藥秦精等伏弩於高樓射殺之昭襄王曰虎患四郡凡害千二百人一剗降之功莫大焉乃刻石與盟

華陽
國志

虎園秦召公子無忌公子不行使朱亥奉壁一雙秦王
大怒將朱亥著虎園中亥曠目視虎背裂血出濺虎終

不敢動

列士傳

牛哀化虎昔公牛哀轉病也七日化為虎其兄掩戶而
入覘之虎搏而殺之方其為虎也不知其嘗為人也方
其為人不知其且為虎也

淮做直訓

牛哀病而化虎雖逢昆

而必噬

思方賦

幻術厭虎韋道龍善為幻術嘗云東海人黃公少時為

術能制蛇御虎秦末有白虎見東海黃公以赤刀往厭之術既不得遂為虎所殺三輔人俗用以為戲漢帝亦取以為角抵之戲焉

西京雜記

祭虎漢景帝好遊獵有獵人見虎無便得之乃為珍饌祭所見之虎帝夢虎死在祭所乃命剥取皮牙餘肉悉化為虎而去

獨異志

射石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焉射之一矢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寫其形為洩

器示厭辱之也他日復獵於冥山之陽又見卧虎狀之
沒矢飲羽進而視之乃石也其形類虎退而駭更鑑破
籀折而石不嘗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

為問

西京雜記

虎東渡江宋玃遷九江郡多虎暴數為人患常募設檻
穿而猶多傷害玃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龜魚在
水各有所托勞動張捕非其性之本也其務退不肖思
進忠善可一去檻弇除削課制其後傳言虎相與東浮

渡江

後漢

按虎山栖穴虎毛能妻娑豈能犯陽侯陵濤瀨

而橫厲哉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奈尾何舟人尚懼況於虎耶若使德被四海虎豈吃至之方絕域之地乎

風俗

通

衡刺史喪王業字子香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適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低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卒去之州境忽然不見百姓追美甘棠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云白虎王

耆舊傳

送物助葬歐寶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超其
廬中即以裴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寶曰虎豈有可
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鹿獸以助寶祭時人以爲孝慈
通於神明由是知名

王字友汶記

鴛禽投案猶請命於魏君

窮獸入廬乃祈生於歐氏

法苑生部救

理感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嘗與母入山採薪
爲虎所逼自計不能脫於是抱母且薪且行虎見其情
遂彌耳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矣

水經

注

封邵使君漢宣城太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民呼
曰封使君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述異

參代靈帝光和三年夏虎見年樂觀下又見憲陵王詔
問楊賜賜對曰虎者金行參代之精狼戾之獸也張均
白虎者西方之獸為禽剛猛強梁之物也

漢紀

曳虎尾魏文帝時樂浪獻虎文如錦斑以鐵為檻梟殷

之徒莫敢視任城王彭曳虎尾以繞臂虎耳無聲

拾遺

白額周處年少時兇暴挾氣為鄉里所患又義興

水中有蛟山中有遺跡

一作白額志怪有邪足

虎並皆暴死

百一義興人謂為三橫而處尤劇或說處殺虎斬

蛟實箕三橫唯餘其一處即刺殺處又入水擊蛟蛟或

浮或沒行數七里處與之俱經三日三夜鄉里皆

謂已死更相慶竟殺蛟而出鄉里人相慶始知為人

情所患有自艾意乃自吳尋二陸平原不在正見清河
具以情告并云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清
河曰古人貴朝聞夕死況君前途尚遠且人患志之不
立亦何憂令名不彰耶處遂改厲終為名目孝

子
世說

虎人安帝隆安元年五月涼州牧李嵩微服出城逢一
虎在道遙因化為人迎語嵩為西涼君嵩因弓弧待人
又遙呼嵩曰汝無疑也嵩知其異乃投弓於地虎人乃

前謂嵩曰燉煌日虛不是福地君之子孫王於西涼不如遷徙酒泉言訖乃化未幾嵩乃移都酒泉建國稱號

西涼王

載記

枕背邵都梁馮恭永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枕其背恭中宵展轉乃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猶見虎蹲在脚後苟有宿命非智士所知也

吳苑

搖尾護人劉牧字子仁嘗居南山堊中喜山鳥之啼愛松風之韻植果種蔬為人欺侮多伐樹踐園牧曰我不

負人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近居惟見牧則搖尾牧曰汝
來護我也虎輒俯首歷年牧卒虎乃去

咸應元事
獨異志

亭長漢江之域軀人能化為虎長沙居民作檻捕虎檻
發明日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赤幘大冠在檻中坐
民間君何以入此中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
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見召必當有文書即出懷中詔
文書於是出之尋視之化為虎即上走

搜神
記

識虎嘯齊沈僧照別名法朗攸之之孫也少事天師道

說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
曰國家有邊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
嘯知耳俄而使至

梁
典

老道士梁衡山侯蕭泰為雍州刺史鎮襄陽時虎甚暴
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炬火燭之見一老道士自陳云從
村告乞還誤落檻裏共開之出檻即成虎奔馳而去

廣
古

今五
行記

擒生虎朱子榮好射獵不舍晝夜法禁嚴重若一鹿出

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虎便走謂曰欲求活耶遂
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虎在窮谷中乃令人
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擒得之持

此為樂焉

北史

擯于後周楊忠從太祖狩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
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虎為擯于因以字之

周書
十一

酋耳食虎天后時涪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
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

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

虎豹則殺之

金載

周書云來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參於身

食虎豹大傳謂之侄獸

嗅醉唐傳黃中為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在中山
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
遂噴嚏聲振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胯不遂為人所得

金載

黑虎入觀天寶中河南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二日

夜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昇之應後張
竭忠攝令疑之至時令一勇者以兵器潛覘之至三更
後見一黑虎入觀須臾銜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竭
忠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或
冠帔人髮或多

博異志

班子天寶中巴人伐太白廟前大松有神人以神樹止
之巴人不聽老人乃登山呼班子俄羣虎出噬巴人又
嶺南山魑亦呼虎為班子

並廣異記

真虎裴旻為龍華軍使守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嘗一
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入山下四顧自矜有父老至曰
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真
虎安在父老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
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
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

射虎

國史補

禁屍起拜張俊者宣州深水縣尉元澹莊客也其妻為

虎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
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為虎所禁屍自起拜虎訖自解裳
衣裸而復僵虎又於穴中引四子皆大如狸掉尾歡躍
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殺
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

原化記

鬼畏虎陽朔蘇太玄妻徐氏卒既殯忽一日還家但聞
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冥司不錄經旬月知占卜
吉凶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其眷屬遂往卜之俄頃云

去至涼風館南地名柘木林遇虎當道不敢過遂卻回
卜者堅請再往俄頃云疾者已愈因述所居坊曲疾人

形貌卜者始信服

桂林風
土記

南山斑寅將軍大中年甯茵秀才於南山莊夜吟有叩
門者曰南山斑寅將軍拜謁相與吟咏明驗之乃虎也

奇傳

寅獸寅獸白齒亦能見機亦云寅客

真語

白額侯張鋌次巴西遇白額侯於巴西侯席上明驗之

乃虎也

宣室志

大空小空潭州華林善覺禪師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乃喚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大青小青聽道人者姓仰氏名德聰姑蘇人太平興國三年結廬於雲間余山之東峯有二虎為之衛名大青

小青行則隨待前後

志

虎鬚治齒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故人許隱
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熟插齒間即愈即為拔數
莖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

酉陽

按古方剖虎牙治犬咬瘡

神效無比

北戶錄

虎骨如乙字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威如
乙字長一寸在脇兩旁皮內尾端亦有之佩之臨官佳
無官人所媚嫉

夜視一目放光虎夜視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

射之光墜入地成白石治小兒驚

同上

虎卜虎知衝破又能畫地卜今人有畫物上下者推其

奇偶謂之虎卜

博物志

生角漢中有虎生角道家云虎千歲則牙脫而角生

述異

說文委虎虎之有角者

斑奴登山履谷與虎相觸狴為功曹斑奴奔比

易林

虎臥

山林鹿過後狴為功曹遂全其軀

同上

虎飢欲食見狴

而伏

同上

狴見虎則跳入虎耳

酉陽

人化江陵有軀人能化為虎俗云軀虎化為人好著紫

葛衣足無踵有五指者人化為虎

博物志

越俚之民老者

化為虎

括地圖

龍編功曹左飛曾化虎數月還作吏

交州記

缺耳凡虎若食一人耳上缺痕若割裂以驗食人之數

無差

物類相感志

結壇有神能結壇召虎人有疑罪令登壇有罪者虎傷

無罪者不顧名虎噬

僉載

辨訟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鰐魚十頭若有訟未

知曲直便投於魚虎虎不噬則為有理穢貳之人祭虎為神將有以也

異苑

波羅南詔謂虎為波羅

玉谿編事

羅羅雲南蠻人呼虎為羅羅老則化為虎有羅藏山

虎市求那跋摩采元嘉元年至南海文帝勅州郡跋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儀形聳峙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靈山改名靈鷲此山木多有虎災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抒之而去

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

述異

記曲江縣靈鷲山舊多虎一名虎市晉義熙中有天竺

僧居此而虎絕

舊經

食犬則醉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谷須臾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止而坐逡巡弭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咫尺淺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虜然作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癡不知虎之可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非俟其

醒俟其懼也又人或懼虎口其神魄被虎所役往往為之前導今之人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別置於地非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飢則兼果實皆啖不特獸也凡食男子必自勢起婦人必自乳起惟不食婦人之陰或遇之者當作勢與之敵而屢退引至曲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虎之酒也

癸辛雜志

天虎人虎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

國史補

豹

豹胎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錡必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羹菽藿則必旄象

世紀作熊蹄

豹胎

韓子

玄豹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求得玄豹以獻紂免西伯

之難

瑞應圖

侈靡武王為侈靡令人貂檐豹裘方得入廟故貂皮百

金功臣之家糶千鍾未得一豹皮

管子

赤豹崋山百獸所聚也爰有赤豹熊羆

穆天子傳

乘赤豹兮

從文狸

楚辭

泰山多赤豹詩云赤豹黃羆

山海經

尾赤而文黑

謂之赤豹

陸機疏

獻皮翟人有獻豐豹玄豹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

而嘆曰此亦皮之美自為罪

韓子

青豹元封中起神明之臺炮青豹之脯青豹出浪坂之

山狀如虎色如翠殺之為脯食之不愚

洞冥記

樹尾武昌記云樊口南有大姥廟孫權嘗獵於山下依

夕見一姥問權獵何所得曰止得一豹姥曰何不豎豹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云豹尾過役執金吾罷屯解園天下鹵簿中後屬車施豹尾於道路豹尾之內為省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為立廟也

水經注

管窺王獻之數歲時嘗看諸門生樽蒲見有勝負因曰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兒乃曰此即亦管中窺豹時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荀奉倩近愧劉真長拂衣而去

世說建安八年庚申令曰明君不官無功之臣不賞不戰

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論者之言一似管窺虎

與

魏志注

見學狄伯奇少曾遊獵得豹見其文采煥炳遂自感嘆

始學書藝

後秦記

白豹屠州有黑豹有白豹列名獬

王會

文豹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
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骨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
也然且不免於羅網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

之災也

莊子

首山狐死首丘豹死首山是性之異也

廣志

果下羅山高入雲霧諸仙所遊上有豹獸文采蔚然小

似猿猴南海人名之為果下非凡豹也

山記

它牛室利佛逝國有橐它豹文而犀角以乘且耕名曰

它牛豹

唐南蠻傳

狼

狼烟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腔中筋大如鴨卵

有犯盜者薰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蟲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狽是兩物狽前兩足絕短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

稱狼狽

酉陽

白狼白狼者金狼精也王者仁智明哲即至動準法度則見

瑞應圖

商湯為天子都於亳有神手牽白狼口銜金

鉤而入湯庭

田保子

荒服不至周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諫不聽遂征之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國語

周宣時白

狼見而犬戎服

瑞應圖

避狼城周幽王時牛化為虎羊化為狼洛南有避狼城

是其處也

述異記

狼圈秦故虎圈周匝三十五步狼圈廣八十步長二十

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漢宮殿疏

噬人江都易王非卒子建立宮人有過縱狼噬之觀以

為樂

本傳

狼乳烏孫王昆莫初生傳父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

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

張騫傳

山無豺狼王業為荊州刺史山無豺狼

搜神記

銜衣王懿字仲德初遇苻氏之敗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被重創走困臥大澤林中苦飢餓忽有青衣童兒攜食與之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渡水上仲德隨之獲濟與叡相及後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於彭城立佛

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卒後亦於廟立白狼童子壇每祭必祠之

宋書後魏事稍同

配狼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國人皆以為神單于築高臺置二女其上曰請天自迎之經三年餘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嗥呼其小女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嗥

北史

附離突厥之先匈奴之別種也為隣國所破其族有一小兒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飼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孕焉逃於高昌之國北山洞穴遂生十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後周四
夷傳

突厥旗纛之

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皆為附離夏言亦狼蓋本狼生

志不忘本耳

北史

狼頭人薛延陀部落嘗有一客乞食於主人者主人引與入帳命妻具饌其妻顧視客乃狼頭人也主人不之覺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已食主人而去相與逐之見二人迎來問其故二人曰我是也我即神人薛延陀

當滅我来取之其妻懼而反走

唐舊

繩絡武后人遊擊將軍朱佛兒於魏縣長壽鄉界內逢
白狼馴狎無懼人意遂以繩絡頭繫得隨送於縣縣令
孟神符諱稱崔融為賀表

省羊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選多排斥選士為選人
夏彪訟之中丞郎餘慶彈奏免官許南陽曰故知楊吏
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彪一狼共省一羊不敗何待

南部

知女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女狀如人坐道傍告丈

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娶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其名

呼之則逃去

白澤圖

兒啼狼能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止其猛健者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尅也其膏可以煎和具

皮可以為裘

毛詩疏

狼卜志云狼卜食狼將遠逐食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今獵師遇狼輒喜蓋狼之所在獸之所在也故古之造式者木用槐癭棗瘤而以狼牙為柱取其靈知也

猿

五月生五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猿猿故五月而生

淮南

猿與獼猴不共山宿臨且相呼

元康地記

引氣猿似猴大而黑長臂所以壽者好引其氣也

露繁

化猿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蟲

為沙

抱朴子

射猿荆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擁樹而號

呂覽

養流涕而猿號

賦幽通

袁公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
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
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為劍願得一
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內
之竹以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
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
樹化為白猿異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

得風雲之志

吏信字文
盛墓誌

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

杜牧
之詩

逞能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縻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

何先生之憊邪莊子曰衣敝履穿貧也非憊也此所謂

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豫章也攬曼

其枝而生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眇睨也及其得柘棘

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

不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

間而欲無憊奚可得邪

莊子

新序宋玉事楚襄王稍同

射猿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猿猴緣山芝性好弩手自射猿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

華陽志

芝見猿抱子在樹上引弩射之

中猿母其子為拔箭以木葉塞創芝乃嘆息投弩水中

自知當死

晉五行志

腸斷桓公入蜀至三峽山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緣岸哀號行百餘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世說

白猿梵劉宋時錢塘釋智一者善長嘯於靈山澗適養
一白猿有時薦山踰澗久而不還一乃吮吻張喉作梵
呼之則猿至矣時人謂之白猿梵名一公為猿父為狙
公也其後澗邊羣狙聚焉每至衆僧齋訖歛生飯送猿
臺所後令山童呼二三聲則羣猿競至洎唐武宗廢教
寺遂圯焉飯猿於臺事寺理滅

宋高僧傳

求子猿齊魚復侯子響為蕭順之所殺武帝出景陽山
見一猿透擲悲鳴問後堂丞此猿何意答曰猿子前日

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上因憶子響歔歔良久
不自勝順之慙懼以憂卒

南史

闕

以下原書某次換號

長猿鳴三聲淚沾裳

荆州記

峽中猿鳴至清山谷傳其聲

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

沾衣

宣都山川記

膽甜猿食果故其膽黑甜

善緣猿寓屬也或黃黑通脾輕巢善緣能於空輪轉好

吟雌為人所不得終不徒生

周索氏
茅子傳

臂笛猿臂可為笛吹之其聲圓於竹

周陽

猴

王孫猴一名狙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廣雅

沐猴猱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猱猱駿捷其鳴

噉噉而悲

詩疏

人君山中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猴壽八百歲

抱朴子玉

策記

狙伐巧吳王浮於江登於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秦有一狙爲委蛇攢搔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掉捷矣王命相者超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持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莊子

狙公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

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子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子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羣狙也

子列

烹猴楚人有烹猴而名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為未始知味者也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

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淮南

猴鬼滕永叔常養大獼猴鎖著牀間犬忽嚙殺之永叔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見鬼者往見獼猴走上永叔承塵上不悟是鬼也驚指之曰獼猴何以被傷血流斷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山家小兒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自發狂又曰山家小兒果攘背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伏也後侯

景叛

梁書

為脯魚弘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迷職西上道中乏食於

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獼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

南史四十五

獻白猴交州刺史阮表言林邑王范績云晝觀望天氣

知中國有聖主臣乞內附為臣兼獻白猴一頭

天監起居注

熟熬胡孫楊仲嗣躁率魏光乘目為熟鐵上胡孫

金載

縱火唐大厯中有猴數百集古田杉林中里人欲伐木

殺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隣近一家縱火焚屋里人懼亟

走救火於是羣猴脫去

汀州記

孫供奉唐昭宗播遷隨駕技藝人止有弄猴頗馴能隨
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孫供奉羅隱下第詩云何如
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
下起居猴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遂令殺
之唐臣愧此猴多矣

幕府燕
間錄

猴部頭猿父也衣以俳優

服常在昭宗側朱梁云

嘉祐
雜志

教猴語蜀中有楊千度者善弄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
殿上孫絕維上殿閣蜀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豎奏千

度能弄胡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於殿前內殿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勅把舍上胡孫來果立致於殿前蜀主大悅厚賜千度內臣因問其教之之術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變其獸心然

後可學耳

野人閒話

觸網南唐李後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兩淚稽顙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幸大寺寺錄囚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幾誕二子煜感狙事罪止

於流

湘山
寺錄

馬留京師優人以雜物數十種布地使人暗記物色然後遣沐猴認之每沐猴得之優人即曰道著也馬留馬

留蓋優人呼沐猴之名

古今
詩話

猴頭羹南方人以獼猴頭為鮓

異物
志

安家夷以好噉猴

頭羹謗言人能負人千石之粟不願負人猴頭羹臃

臨海

異物
志

如拳武夷山多獼猴其小者僅如拳

崇安
志

胡孫脂胡孫脂人摘去毛髮者以塗之則不出

猴王外夷爪哇國山多猴不畏人呼以霄霄之聲則出
或投以果實則其大猴先至土人謂之猴王猴夫人
食畢羣猴食其餘

狐

三德狐妖獸也鬼所乘也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後

死則首丘謂之三德

說文

阿紫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紫化而為狐故其怪

多自稱阿紫

名山記
搜神記

舊說野狐夜繫尾出火將為怪必

戴髑髏拜北斗髑髏不墜則化為人矣

酉陽

狐變為巫狐五十歲能變化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

巫或為丈夫與女人交接能知千里外事善蠱魅使人

迷惑失智千歲即與天通為天狐

玄中記

狐及狸狼皆壽

八百歲滿三百歲暫變為人形

抱朴子
玉策記

聽冰盟津河津恒濁方江為狹比淮濟為濶寒則冰厚

數丈冰方合車馬不敢過要須狐行云此物善聽冰下

無水乃過人見狐行方渡

述征記

按風俗通云里語稱狐

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之說亦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九尾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大荒東經

太平則出為瑞也

注九

尾狐者神獸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國有如

嬰兒食者令人不逢妖邪之氣及蠱毒之類

瑞應圖

應夏禹二十未娶行列山恐時之暮失其度制曰吾之娶也必有應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曰白者吾服也

九尾者王證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寵寵成家

成室我造彼昌禹娶塗山女

吳越

瑞周周文王拘羗里散宜生至會稽得九尾青狐以獻

紂免西伯之難

瑞應圖

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

王褒講德

論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春秋元命苞

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

至鳥獸則九尾狐見九者子孫繁息也於尾者後當盛

也

白虎通

栢枳子征於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竹書

白狐文王拘羗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

紂紂大悅翰長毛也

大傳

馬化周宣王三十三年幽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搜神記

狐白齊管子對桓公曰代出狐白之皮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利其貴價必相率而求之因令齊載金錢之代谷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果去其本入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支聞而侵之代王即將其士卒下於齊

鳥愛晉平公異日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王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衣狐裘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鳥為狐裘之故非吾君之故非吾君之德義也君奈何而再自誣乎

說苑

衣狐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逡巡而作色曰夫服飾何足以端士行乎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

且君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

上

狐白之裘天子被之而在廟堂為狐計者不若

走於平澤

金樓子

假虎畏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民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對曰虎求百獸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食我天帝令我長百獸子若食我是逆天帝之命子以我為不信我為子先行隨我後觀百獸見其能無走乎虎以為然隨狐而行百獸見皆走虎不知獸之畏已反以

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任之於昭奚

恤然北方非畏奚恤實畏王之甲兵

春秋後語

穰狐客謂孟嘗君曰狐者人之所攻也鼠者人之所燠

也臣未見穰狐見攻社鼠見燠何則所託者然也

說苑

傷狐報廣川王去疾聚無賴少年遊獵無度國內冢墓

盡發之嘗發藥書冢無餘物有一白狐見人驚走左右

戰之不得傷左足於是王夢一丈夫髮眉盡白來謂王

何故傷吾左足以杖叩王左腳上乃患腳至死不差

西京

雜記

忌犬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體有臊氣
常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便
殯勿令狗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斂畢覺棺空即開看不
見尸體時人咸謂狐也

劉歌叔
異苑

胡博士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命僕
尋之見空冢中羣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

首書生

搜神記

足帶香囊習鑿齒從桓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
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箭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足

上帶絳繒香囊

渚宮故事

截髮後魏有挽歌者孫岩娶妻三年妻不脫衣而臥岩
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懼而
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隣人逐之變為一狐追
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為婦人

衣服淨莊行於道路人見而悅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婦人著綵衣者指為狐魅

洛陽伽藍記

狐神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飲食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僉載

天狐科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巳於洛中光武原陵上見老翁吟曰野田剝棘春閨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欲前執翁倏然躍入丘中讓之從焉遽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几案

上有文書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閏餘上帝降靈
歲旦君涂蛇蛻其皮君亦神攬九九六六來自天除何
以充喉吐納太虛何以蔽裸霞袿雲紉哀爾浮生擲此
荒墟吾復浩氣還形之初在帝左右道濟忽諸題云應
天狐超異科策八道後文甚繁難以詳載讓之獲此書
帖喜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狐化為僧持簾來易
復化讓之弟紹取去未幾有勅捕盜內府絹者遂執讓

之付法

乾
牒
子

玄狐若牛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於堂之前軒見一玄狐其身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黯黑有光自堂中忽馳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其歲林甫籍沒

宣室志

白狐祥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白狐在庭中搗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某敢賀至明日果

遷禮部侍郎

宣室志

通天狐楊虞卿漢公兄弟黨附關節常嫉不附己者令其黨赤舌而攻之輦下謂三楊為通天狐三十餘年

為朝廷之陰蠹

牛羊日厯

昨狐犬睢陽郡宋王冢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昨狐前後殺魅甚多宋人相率以財僱犬昨狐王老驅雙犬至乃逕詣諸犬之下伏而不動犬失宋人之望今

世人有不了其事者相戲云取睢陽咋狐犬

廣異記

玄丘校尉張鉞為巴西侯所邀坐中有稱玄丘校尉者

明日視之乃狐也

宣室志

衣草惑人僧志玄者河朔人曾至絳州夜泊墓林中其
夜月色如晝見一狐從林下將髑髏置首搖之落者不
顧不落者戴之更取芳草墮葉遮蔽其身俄成美女素
服立於道左微聞有車馬行聲女子哀泣悲不自勝少
選有乘馬郎至與言久之欲將偕去玄從林出謂之曰

此狐也其人不信玄乃振錫胡語女遂化狐而走其人

叩頭悔過焉

宋高僧傳

天狐術中有天狐別行法言天狐九尾金色役於日月

宮有醮有符目可洞達陰陽

酉陽

潛上伏類從曰燕識戊己不啣泥狐潛上伏不越度阡陌又曰狐狼知虛實虎豹識衝破

卑體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弭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直睹見必殺之勢雉亦

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

淮人
間訓

畏犀犀角駭狐

淮南

犀角置狐穴中狐不歸

萬畢
術

狸

不來徐廣曰狸一名不來

封禪
書注

鉛錫之精鉛錫之精化為狐狸

玄中
記

自為夫婦靈狸一體自為夫婦故能媚人

異物
志

狸乳齊惠公之妾蕭桐叔子見御有身以其賤不敢言也取薪而生頃公於野又不敢舉也狸乳鷗覆之人見

而叔之因名無野

搜神記

知雨漢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風姿音氣殊為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此人因而疑其非常乃謂之曰巢居却風穴處知雨卿非狐狸即是老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狸蹶然而走

幽明錄

盜馬費長房曾與人共行見一書生黃巾被裘無鞍騎馬下而叩頭長房曰還他馬赦汝死罪人問其故長房曰此狸也盜社公馬耳

後漢

千歲張華為司空于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狸化為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司空耶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為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不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年之質亦當深誤老張狸不從乃持刺謁華華引入談論三日不屈華甚疑之曰此必妖也乃掃榻延留留人防禦言卒便請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

望門而不進深為明公惜之華不應而室人禦防甚嚴
時豐城令雷煥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
曰若疑之何不取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且
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為妖以犬試我公莫千試萬慮其
能為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聞魑魅忌犬
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惟有千年老精不復能別惟有千
年枯木照之則形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
世說燕惠王墓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

人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忽有一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狸華嘆曰此二物不植我千年不可復得華乃烹之

齊諧記搜神記作狐

戶閉樂廣為河南尹郡中前廳多妖怪後人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白日戶自閉

二子凱模等懾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

傳子

鸛鵒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麗名曰鸛鵒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狸而死

異聞錄

孝感武弘度士護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有野狸每至齋時必來求食往來甚馴狸無驚懼時以為孝

感舊

唐

兔

月精兔者明月之精

典畧

明眎祭宗廟之禮兔曰明眎

禮

玉衡星散玉衡星散而為兔行世瑤光則兔出月

運斗
樞

吐子兔舐雄毫而孕及生子從口中出

論衡

兔望月而孕

口中吐子

博物志

五月而吐子

陶氏書

白兔兔壽千歲五百歲其色白外國圖云西王母國前

弱水有玉山白兔

抱朴子

扑朔迷離木蘭歌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離一本又作

扑握

生角商紂之時大龜生毛兔生角兵甲將興之兆

述異記

走街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建曰楚必多
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逐之一人得之萬人不復走分
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
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
也而百姓之望也國既無基又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
本絕則撓亂猶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為太子其後
猶有令尹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說苑

兔走於市百人追之

貧人俱存人莫之非者非為兔未分定耶積兔滿市過

不能顧非不欲兔也分定之後雖鄙不爭

慎子

腸鐵楚王與群臣獵於雲夢縱良犬逐狡兔三日乃獲

之其腸是鐵良工曰可以為劍

異苑

守株宋人有耕田中株兔走觸之折頸而死因釋而耕

守株冀復得兔為宋國笑

韓子

三穴馮諼謂孟嘗君曰狡兔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

齊策

和丹北極有潰陽之山有兔如鼠能飛毛色光如漆以

腦和丹食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兔於昭祥苑苑在丹食

宮西周十里萬國獻異物皆積此中

洞冥記

刻毛梁冀起兔園於河南移檄所在調發生兔刻其毛以識民有犯者罪至死西域嘗有賈胡來不知禁誤殺

一兔轉相告坐罪者十餘人

張璠漢記

互見苑

擾室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嘗解衿帶不寐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兔馴

擾其室傍

後漢

白兔慕容旼田於南鄙見父老曰此非獵所言卒不見

旼明日又出見白兔馳射之墜馬輦而還宮遂薨

前燕錄

入宮有兔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令崔浩

推其咎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年姚興果來

獻女

後魏書

匿膝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人欲助之者秋輒拜止之大業初調狐皮郡縣犬獵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廬中匿秋膝下獵人異而免之自爾此兔

常宿廬中馴其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

隋書

趙毫漢諸郡獻兔毫書鴻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廣志

山出兔毫為筆精妙

元和郡志

漂水中山古老相傳有白兔

世稱為筆最精

寰宇記

獺

知水鵲巢知風之向背獺穴知水之高下

淮南

嗜鮠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淨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鮠魚乃

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鯢魚懸置岝上於是羣獼競逐一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畫何其妙也答曰臣亦未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庶幾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顏公庭誥云徐景山之畫獼是也

續齊諧記

白獼髓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意悞傷夫人頰血flows染姱嬌姹彌苦自舐其瘡命太醫合藥醫曰得白獼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百金能得白獼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

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獮有鬪死者穴中應有枯骨雖無髓有骨可合玉舂為粉歆於瘡上其痕則滅和乃命合此藥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朱逼而視之愈益其妍諸嬖人欲邀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後進幸妖惑相動遂成淫俗

拾遺記

青衣少婦昔有吏丁初於長塘湖堤見一青衣戴青傘後呼初疑為鬼物便疾行去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波中泥然作聲衣蓋飛散視是大蒼獮衣傘皆荷葉也

蓋以多魚乃有獺以毆之耳

搜神記并上
道四蕃志

養獺捕魚元和末均州鄖鄉縣民有百姓年七十養獺
十餘頭捕魚為業隔日一放將放先閉於深溝石門內
令飢然後放之無網罟之勞而獲甚厚令人抵掌呼之
群獺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

酉陽
雜俎

猩猩

知人名猩猩知人名如豕而人面

山經

能言笑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啜其羹食其

載故人非以二足無尾為知禮也

孫卿子

肉辟穀武平封溪縣有獸曰猩猩猿形人面顏容端正
善與人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
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

水經注

染朱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蜀色鮮不黯
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
數若加之鞭捶則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於一斗弗如

此未肯頓輸

華陽
國志

有靈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蕪攜酒並猩猩以獻霸
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並僕耳霸以其物
有靈開囊放之往往悲啼而去

獨異
志

好酒及履阮曾使封溪見人說猩猩好好酒及履里
人置之山谷常行路百數為羣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
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詈曰奴欲殺我捨
爾去也去而復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飲乃甘其味

逮於醉因取屐而著之乃為人之所擒皆獲輒無遺者
遂置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里人索其肥者乃自
推肥泣而遣之

楚太原王綱
著傳裴炎銘

兒啼猩猩似狢聲如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

廣志

杜佑云廣志足徵諸家之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

血染朱罽徧問胡商元無此事

通典

似雄鴨談苑云宋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

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同

雲嶠
類要

知往歸終知來猩猩知往

萬畢行

狒狒

山都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

爾雅

山海經云梟羊其狀

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

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一名曰賴

註 蹈飛豹羆鳴陽

羽獵賦

梟羊喜獲先笑後愁

張衡玄圖

猩猩

啼而就擒萬萬

五臣作驚

笑而被格

吳都賦

狒狒怪獸被髮操

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

郭讚

吐噓周成王時州靡國獻萬萬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

脣翕其目食人北方謂之吐噓

周書
王會

人言馬聲宋建武中獠子以西波尸地高城郡安西縣
主簿韋文禮進萬萬雌雄二頭帝曰吾聞萬萬能負千
鈞若既力如此何能致之彼土人丁鑾進曰萬萬見人
喜笑則上脣掩其目人以釘釘著額上任其奔馳候死
而取之髮極長可為頭髮血堪染鞞其毛一似獼猴人
而紅赤色作人言馬聲善知生死飲其血使人見鬼帝

聞而欣然命工圖之

本
筆

果然

讓老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色蒼黑群行老者在前
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
獠人射之以其毛為裘褥甚溫暖

山
經

尾長四尺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猿犬面
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
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

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鵝脇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

一褥繁文麗好細厚溫煖

南州異物志

人心劒南人之采裸獠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何哉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殺之不去此禽獸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愿史年則人之狀而禽獸心也

國史補

三色褥戎人進果然褥皂褐碧三色相間

段氏遊蜀記

歌然果然九真土人號曰歌然

總獸

天祿辟邪天廩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脩

則至

瑞應圖

中平元年注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

轉水入宮

宦者張讓傳

鄧州南陽縣北有宣資碑旁有兩石

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

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

靈帝紀注

渚水南有漢中

常侍長樂大僕吉侯芭冢冢前有碑墓人有掘出一獸

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減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

刻作辟邪字

水經

聚窟洲有辟邪天祿

十洲記

唐肅宗賜李

輔國玉辟邪二各長二尺五寸

杜陽雜編

桃拔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符拔符拔形

似麟而無角

後西域傳

是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

章紀

烏弋有

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

鹿兩角者或為辟邪

前西域傳

能高紀云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材能也能者

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

者皆謂之能也

史記

招賢招賢獸出摩伽陀國性善不干人形如獅子若國人見賢良相訪則出現

獨步獨步獸出良州形如獅子頭尾虎豹文身黃一角行有意氣故名獨步食草木可以辟群魅

雙雙山海經云南海之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雙雙注云言體合為一也公羊傳雙雙而俱至

肫肫山海經曰霍山有獸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

耻耻養之可以已憂

蜚蜚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蜚前足鼠後足兔是獸
浴子壯齊高昂字教曹其母張氏始生一男二歲令碑
為湯將浴之婢置而去養猿繫解以兒投鼎中爛而死
張使積薪於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於漳水然
後哭之昂性似其母

壯史
十九

山公王績遊嵩山月夜見一人胡鬚眉皓而瘦稱山公
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潛開匣取鏡鏡光

出而胡考失聲俯伏化為猿而殞

異聞集

一李約多藏古器

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鐵鼓

琴猿必嘯和傾壺連且不俟外賓約沂公子也

因話錄

守火執爨魏元忠素強正其微時家貧止一婢厨中方

爨出外汲水回乃見老猿為其守火婢驚白元忠猿執

爨曰猿恐我之使為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

唐異傳

山猿報時高山隱士高大素累微不起在山中構道院

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卉

每至壹時即有猿一枝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候太

素因目之為報時猿

天寶遺事

四叟唐王縉讀書嵩山有四叟携榼來相訪自稱木巢
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媚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升
木而去

白猿脂同昌公主疾甚醫者云紅密白猿脂食之可愈
內庫得紅密數石木覓離國所貢白猿脂數甕本南海

所獻

杜陽編

巴兒段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多猿
有黃緋者絕天毛彩殷鮮真謂奇獸多群行玄者善啼
啼數聲則衆猿叫嘯騰擲如相呼焉其音淒入肝脾韻
含宮徵方知當一部鼓吹不獨蛙聲矣因召獵者捕而
養之名曰巴兒極馴不貪食於樹杪間呼之則至後自
潘州回路歷仙虛聞舊山猿啼不食而卒乃積薪藏坎
錄壯戶

巴西侯吳郡張挺罷秩歸蜀行次巴西會日暮有人道

左出拜曰吾君已西候奉邀鉞既能飲酒命樂夜將半
鉞假寐將曉悸而寤見身卧石龕中有巨猿醉卧於地

宣室志

野賓五仁裕畜一猿號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為患項上
係紅絲一縷題詩送之孤雲兩角山有棲宿免勞青嶂
夢躋攀應愜碧雲心之句後入蜀行次瞿家廟前見群
猿飲於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於過畔右木之間垂身
下顧紅綃髮髻而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聲聲

相應移時哀叫數聲而去許遠尚聞鳴咽之聲疑其腸斷矣繼作一篇末句云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年舊

主人

王氏
見聞

鳴哀峽長十百里兩岸連山畧無絕處重巖疊障隱天蔽日自非亭午分夜不見曦月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而徃抵卑之人有凶惡而徃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軍沱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居無常咋尾回轉向天而笑

神異經 雅翼引山經帝江為渾敦誤

窮奇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勦食人知人言

語聞人聞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

善輒殺獸往饋之名曰窮奇上封山有獸狀如牛而蝟

毛名曰窮奇音如狗嗥是食人西山經 窮奇之獸厥形甚

醜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郭文王出

獵所獲郭

檮杌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

虎足猪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攪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

狠一名難訓

神異經

饕餮鈎吾之山有獸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

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鸚是食人

山經

左傳所謂饕餮

是也像在夏鼎

注

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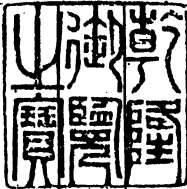
及其身以言報更也

呂氏春秋

骨長數十里西域有沙海正據要津其水熱如湯不可
向過終古未嘗通中國忽一夕有巨獸浮水而至其骨

長數十里橫於兩溪如津梁然骨中有髓竅可容並馬
於是西極之地始通中國其國課往來者每以膏油塗
其骨令潤懼其枯朽摧折則無復可通故耳

癸辛
雜志



天中記卷六十